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孫瑶

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雜類志

紀聞二

安慶府

唐畢諴有舅氏為太湖縣伍伯諴拜相欲罷其役除一官累遣人致意伍伯皆固辭諴特除邑令楊某使達其旨伍伯曰某一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

楊堅勉之終不能奪其志亦奇士也

元祐中舒有李亮工者以文鳴薦紳間與蘇黃游

兩集中均有倡和而李伯時擅丹青妙絶冠世且

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彛之類爲考古圖又

有李元中字畫之妙追配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

年登進士第出處亦相若

余闕死時其妾名滿堂甫生一子棄之水濵有偽

萬户杜某者見之曰此必余參政子忠臣種也不

可殺竟捐所抄掠物而懷子以去

懷寧朱志光家不甚豐而好施予嘗拾遺金三十兩徬徨道左抵暮不歸見有人踉蹌而至者詢之知為失金人還之其人曰我鬻產得五十金欲以完官令少二十金官事終不了因泣下朱因偕其人至家出已囊足之閱日有以分拾金不均訟于官者即某甲所遺金也甲持金還朱却之鄰里有問之者朱曰我並無還金事蓋隱德云

桐城江本深弘濟成化間為御史持重有操嘗云御史紀綱所繫糾察在當人心論諫在識大體隆慶間桐城主簿王虎奉檄同姚孜稽大雲倉米數孜受監守重賂虛掩欠折罔報上官虎但署名而已及事敗孜欲分過於虎乃以槖金暫寄虎虎墮其計遂誣虎亦受贓官從虎家搜得槖虎語塞不能辨氣結而死孜乃夤緣得脫逾年忽狂叫若有人毆擊者葢虎之靈擊之也亦竟死

吳用先撫蜀告歸過巫山偶買一婢熊姓吳察婢
似有隱情者問之女曰妾原籍麻城大父以廣文
任酆都寄籍巫山有子五人俱遊膠庠父名鎮屏
以冤繫獄家產蕩盡母計窮賣妾爲婢以濟獄中
念父命未保而身淪下賤又遠去以此傷心言未
既用先惻然曰無傷我必全汝時巫山試童子有
黃應甲者持其試卷來謁用先以其年與熊女相
若而其文又佳遂厚其奩贈以女歸之且檄縣申

鎮屏事得雪其寃吳撫蜀有平蠻功而此一節可想見其宅心行事之槩歸隱皖桐自號浮渡居士萬歷間盜躙潛山刼王立達然膏炙之其僕愛童躶體持器力鬭立達乃得逸去而童被殺又潛山汪世偉者方襁褓父母死於賊其老僕魏二有幼子懼難兩全即棄已子懐世偉而逃遭值凶荒乳哺婚教靡不至及世偉長執役事主甚謹絶不居其功又王允元亦潛人為賊所執將殺之其僕唐

二性惷樸多力倉皇趨救與賊相持允元因脫走
唐被縛罵不絶口賊寸磔之三人皆義士也而魏
二撫主成立絶不市德尤士君子所難
左良玉叛兵破皖有一婦人為所掠手攜小兒方
數歲賊驅廹上船兒墮水死婦大慟曰是兒我幼
主也一家數十口盡被戮止此兒我之所以靦顏
忍死者正欲存幼主以延宗祀今死矣我何用生
遂駡賊赴水死時懷寧韓簡亦被掠在舟目擊其

事惜姓氏不傳

潘成宇為山皖郡高材生子汝楨為慈谿令以官物為壽却還之且貽書諭曰陶母湛夫人猶知却鮓若視我出女子下耶

吳幼鍾嶽秀歷任藩臬立身端介嘗大書二語于室以自儆曰儼龍見於尸居小心翼翼聽鷄鳴而早起為善孳孳

方本菴學漸受學於張甑山嘗言心出於理則放

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又云先儒謂心要在腔子裏腔子者仁義也

姚思智自虞子之蘭令海澄時一日正校書公署適家報至欲啓緘在座者將避去之蘭曰我父生平無私語也因與衆視之書中大抵言為官不患不明不斷患其太過又言每訊獄當為老人布德次第未減云云而已略不及私

方青林體乾生平慈讓嘗為人擠於水拂衣去曰

彼醉矣臨歿戒其子曰存心惟仁與慈入世惟忍與讓乃為養德後子為刑官一以仁讓為鵠云

方翊明可遇孝友端方晚年訓子孫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令里巷無知動將聖賢名字作已名字究何補於生平徒漫辱夫聖賢又云修飾衣服何如修飾肚腹彼胸無墨瀋雖綺羅何華腹有經笥縱袒褐何陋

齊柳峯述才高而性淳謹嘗曰為學之道只退步

二字可以無咎人品以此而全學術亦以此而深

後以歲薦不赴選隱居桐之兎濵、

周省園徵出家訓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為人

子言非為人父言也舜惟知此所以為孝瞍惟知

此所以不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

欲自盡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

潛山某某好勝人人規之不受一日於書室後構

半椽以為息游之所客至求題楹客援筆云雖是

退一步却非第二層某悟遂以謙退名

望江漁人施釗生而忠厚樸直四十始有妻及九十見曾玄孫矣子孫皆習其業朝則刺艇捕魚暮則家人相聚治生具士大夫就問先朝遺事言之歷歷有徵凡鬬訟者杖策往解以一二語莫不斂手退曰罪過煩長者篤老猶矚背結網曰毋為徒食也孫輩亦讀書僅識字則曰可矣漁之子恒為漁變化更俟後人耳及百歲好事者爭以新衣易

其舊穤袴以求增壽縣尉署其門曰不止百歲語甚俚而意致殊妙又數年疾終子孫親友問遺言曰為善

揚楫汝駿坦衷曠度與物無競遇拂逆相加輒曰彼未嘗有過或待之未至耳兄弟析産田地奴僕取老瘠者曰吾子既多且長稍克自立弟輩子幼非藉先業難存也

徽州府

婺之丹陽鄉有還珠里相傳有販珠商經此擔夫途間憾商計入邑首商漏稅而語泄商甫至里店即以珠密寄於逆旅翁擔夫果訴之官官遣吏搜商囊無粒珠擔夫受妄言之罪商念倉猝寄託無左驗況經訟有司彼詎肯還我遂不向索徑去比至五嶺則逆旅翁已憇松下曰我攜若所寄還若請驗封識商出望外感甚欲中分酬之翁不受而去人咸義之旌其里曰還珠

嘉祐間汪内翰藻之父穀為泰興令歳大水田淹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令皇恐聽命汪獨悉蠲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事聞詔知諫院龔鼎臣安撫淮南至泰興部使者皆從龔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饑不能自存而汝必欲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耶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且交章薦之夫汪固循吏而龔能容之又薦之為尤難云

汪藻少在郡齋每獨於壚亭中避人為文同舍廹而覸之乃擬草制詞也衆竊笑後果居翰苑為代言之選

汪廷直微時與里人女約婚後登第所約女喪明女家使人來謝不敢復相當汪不可竟成婚焉敬愛甚篤劉庭式事不得專美於前云

王公濟汝舟守南劍州致書陳諫議瓘求教瓘答書言境內有賢士吳熙吳儀好學有守介而能通

善自韜晦莫有知者閤下好賢禮士倘使其名自
此彰徹非惟敦奬行義亦足以上助朝廷求士之
意政之大者宜無以過此前輩相贈以言如此王
在州多善政州人祠祀之紹興中猶遣人來婺繪
王遺像以去
王汝舟謝政歸以名徳為郡縣長所敬慮人干請
榜於柱曰疇昔居官惡人請託今兹閒退來者不
可有言郡縣有質以政者惟勸之寛賦役為國恤

民嘗語人曰閭里鄉黨要在輯睦恩多怨少則胸中常暇小民尤當戒以爭訟耗貲致饑寒失身也聞者轉相告語訟訐為衰自睦州青溪縣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道峭壁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孝蘊出守但於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故賊不敢犯境

謝一陽復學於撫州吳澄有得人從而問知曰行問行曰知人都未達乃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

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
要也邢門令從而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
厲己
錢仁友字德輔明初知休寧縣有蝴蝶大如扇忽
變怪鳥散集鄉村居民設禳仁友往視孽孽之怪
遂息
婺源令陳金操持清介民間造酒其最清者輒以
擬之金偶夜行閭巷有姑婦夜坐事女工婦以新

釀奉姑以其清澈笑曰此陳金縣主也金聞愕然詰朝遣吏召婦詢之婦以實告鄉人至今以為美談

績溪儒學舊在縣東正統間知府孫遇按視之圮而且隘欲更焉市南方士旭有屋基千餘步在縣治西嘗有相宅者曰居此當綿科第士旭即白府願獻以建學宮遇義之命受價士旭曰我家五世單傳幸生四子衣食頗饒豈為利獻遇以革稅課

局基易之曰民以義獻官以禮求當勿復辭士旭
始受命
張貞字國輿平度人明成化中知徽州數進諸生
談藝於時學宮產芝大如扇明年科第甚盛嘗修
漁梁鳩工伐石銅羅山中石枵山且裂適報貞至
傾穴出迎山驟崩得不死者三百人
歙東鄉有張翁者家雄於貲年近五十無子妻勸
之置妾乃挾白金遊蘭溪有負貸鬻其妻者紿翁

曰妹也遂買之畀至館婦泣不已翁曰我家頗有
貲產娶汝以圖繼嗣茍有所育勿慮饑寒婦愈悲
翁問誰鬻汝者曰夫也且告之故翁亟命畀還之
不取買金且別與金以資生計夫婦感泣翁歸不
二年妻連舉二子
周子書紳嘉靖間應試禮闈當事者慕其才名欲
以關節羅致門下紳力辭之曰進身之始詎容茍
乎遂落第授處州判政績顯著歸老後惟以講學

為事

周尼婺源東溪胡元靖繼妻元靖先籍德興以兩考吏授蜀之岳池簿署縣事前妻子與吏相比為奸事覺元靖被論罰贓下獄周徧謁縣之有力者合錢完贓得出獄元靖憤子不肖不肯歸留岳池與民雜處拮据為活凡十餘年死僕從俱去周獨攜兩婢扶櫬歸擊鮮置酒與鄰人別鄰人憐而交助之自蜀江下鄱湖數千里倚櫬坐臥每風濤作

則泣而呼天抵家賣一婢為資召前妻子與扶櫬葬德興訖子與婦均無留養意遂仍歸婺源依曩時保媪遂為尼且併埋前妻之骨而前妻之子亦蕩敗與婦俱死尼又收葬之鄉人重尼節築庵居之有俞氏女斂錢為鑄鐘冶人範土為模矣將重索價詰旦其模有大士象現焉冶人恐一鑄而就可見誠之所感云

萬歷間婺源山民余屹者老無子撫姪為子一日

父子採樵入山遇虎搏屹傷肩項仆地時子年十二以所執梃擊之相持良久虎乃釋屹耽視其子子仍以梃擊虎虎逸去父子俱獲生全

方子賔良曙以應天尹歸老嘗手自舂粲以供堂上飯客過而笑之良曙曰我不至乏一力欲以手舂志劬耳

尚寶潘雪松士藻嘗言為善須要直捷發揮得出從心中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為而

為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
鄭景明燭鄒東廓門人也仕終河間府判人見其
衣冠質樸謂之為率真鄭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
所謂真者何如
婺源汪光翰字文卿崇正末為川南道景陵胡恒
幕客恒駐卭州張獻忠陷成都分兵狥卭恒命光
翰出調兵未至城陷恒與子士驊俱戰死闔門百
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

間降賊武大定聞朱有殊色刦致朱務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夷猓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値大饑斗米十金光翰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稍獲贏餘以供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氏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楚蜀之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

洪覺山垣所學得之湛甘泉嘗語人曰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則隨我所往自然寛博有容平鋪自在又曰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為大常而為變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

市南汪士達博學工詩任山東蒲縣丞從直指登泰山見秦碑無字直指以秦滅詩書疑之對曰此碑外所加石套內有李斯篆文金字因朗誦其文

直指鶩歎歸老後與邑人結郭山詩社著有改韻

譜郭山詩集卒年八十有六

戴永言思孝讀書取友以道學自勉謂吾儕居近

紫陽歷世未遠先賢一脈相承不忍聽其中絕也

新安士行為之一變

金象源鼎鉉束修悃愊子自皡登科馳書勗之曰

塞運初通留不盡之藏還天地善根勿撥積有餘

之慶貽子孫

唐祁父嘗貸某金後某偽以失券告而索金祁曰券雖無也事則有也償之既而某復托一人以前券來索祁曰事雖偽也券則真也復償之人以為笑祁曰我感其初之能急吾親耳後舉鄉飲賓子鴻舉成進士

唐季賜正淶樂施予里中橋梁道路修治不遺力每曰古人以道茀覘國吾族聚此而蕪穢毀廢獨不繫家運乎況仁心及物亦惟力是視不分大小

也

黃元耀性溫厚嘗失夫夫己氏氏意鬨其家閉門謝之夫己氏呼其名曰以瓦石撞爾屋不百不止也應曰唯唯家人憤甚欲出鬭弗許擲瓦石者果滿百去或問何能忍元耀曰昔人愛屋而及烏今彼惡人而毀屋我之為人可知矣我自尤之不暇而尤人乎

汪簡宣大業少從其族大父念祖者學念祖嘗訓

之曰文貴步虛行宜切實文不虛不靈行不實不篤

汪維晦皓生平省躬視履一循乎理不信禱卜見人為之者輒曰此胸中無主耳理所當行雖凶猶吉行悖於理即吉亦凶也

康熙間延平廖騰煃宰休邑江潭有積竊素為鄉里患廖拘至諭以改行各鄉遂安枕未幾邑人有以刲股療母舉孝子者詢其人即積竊也遠近驚

歎謂與王彥方化盜牛人守劍一轍

一九和尚其父為虎所搏九揮拳擊中虎眼眼珠迸出奪父屍於虎口負歸翌日獨持械往山欲殺虎遇虎與鬬卒殺虎邑令旌為孝勇後於石金菴為僧備苦行

寧國府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𢧐佐問之恪曰

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蕭琛為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瓢蘆中有漢書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非隸非篆琛甚祕之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

欲忽一日大會賓友以棠家書示之啓緘知戴已

潛遣介恤其家矣

太平之龍門鄉有浮田計墨壤三百餘畝若萍鋪水上隨水升降踐之俱動厚不過數寸其下清泠莫測旁有實土不浮周繞之凡田縱極膏腴一秋稔外無別産此則每歲麥秋滿壤而又有不種自生之草實斂之日可得斗作食味香夫土藉水載而不逐水流水潤土以生而不決土以潰可不謂

異乎

宣之東鄉有仙女橋相傳谷麻邨有麻氏女及笄未受聘父母並喪遺二幼弟嘆曰我去二孤將安托遂不嫁撫之長與納婦相與若姑婦終其身里人異之稱為仙女嘗捐釵構橋以便行人遂以名之

孫敬夫自修從朱子遊時宣州正學衰息自修獨卓然自命每舉禮儒行飲食不淫居處不溽二語

謂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欲勝則義不立不淫不滛所以立義也

徐啓東旭以訓導校河南鄉試舟次有同事者受托代為輸欵旭從容拒之其人不知止旭乃厲聲曰君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乎吾輩生平讀書無以報國今得盡心所事亦可以補萬一乃敢爾耶

戴儒為荆州府同知致仕歸隱居宣之黄池别業

操履嚴介歲歉乏食鄰家有桃實垂踰垣家人或欲取之戒曰寧可餓死五品大夫不可妄取一桃失節

張士儀祭五歲授以書即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知其義耶曰便當行之豈徒知之而已

宣城有降乩者一日徐肇家乩書節婦詞一章且

謂節婦係汝所居邨西北七十里人可問吳肅公徐以詢吳乃知吳有妹苦節十餘年長齋紡績贖既鬻之祖墓以葬舅姑一女既嫁遂斷炊積餓而死

吳良濟霖以布衣講學與白下焦太史竑甚契嘗語學者曰吾人任舉二論中一語皆可終身由之莫能盡矣何泛涉為

宣城徐翁尚書元太之父也官浙江某縣典史偶

以言忤巡按御史受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元太與
弟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
後矣因述受撲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元太兄弟乃
發憤下帷相繼登第元太謁選得某府推官即直
指之鄉也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親友畢集俟
翁出翁稱疾堅卧不起元太入跪問故且言此行
兾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翁曰此我所以病也吾為
小吏當日誠不為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

撲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我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我所以病汝往當以我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是我子也否則非我子也元太唯唯翁乃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元太來甚恐郊迎盡禮元太首述父命誓無芥蔕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

杜寅和存性居貧不苟取每語人曰弈負勿悔著人窮勿失信其言雖俚而甚質

胡夢龍令袁强父尚洪戒以三事曰額外不可征也暮夜不可受也非法不可刑也後子孫俱以廉潔世其家

瞿永賔鐵守已以正有奴背主而來投者獻田若干畝却之曰汝今日因主弱而投我安知他日不因我弱而他投乎

程良振以孝行聞寧國令來者輒欲旌之則曰孝庸行也以此市名何忍焉

湯無我開運以不逮事父母為憾年長於其庶出
叔幾二十幼課以經長授以業寢食同之曰吾不
及見我父見諸父如父焉康熙初以歲薦仕中書
晚歸益粹於理學每曰學以本諸躬行者為至
周汾頌夢鼎生平孤介適與邑令善歲除有以鏹
數十求居間以納仇人於獄者夢鼎叱去曰斯時
而獄苟有人我且捐金代贖使歸以寧其家況從
而納之也其人慚退

劉君徵蘭生父為臺諫或誘之曰君以公子稍事請屬何損生平而甘自苦為蘭生曰倘我父而老於諸生也我亦將請屬耶

汪繁珩象琚年幼時家夜被火有批其頰而奪手中物去者固熟識也象琚置不言晚年子弟問及象琚曰事已過矣知其人則不復忘不如不知之為愈也

宣城施少叅閏章於康熙己未歲以博學鴻儒侯

試在京邸其家所居寄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甚鮮豔兩枝向本宅俄而邸報至少叅爲侍講而高檢討某則南陵孫茀二編修則城内一時四詞林果符四花之兆

康熙丁丑年漁人漁於南陵城北河忽見水面深綠色乍滅乍起以手探之得物盈把視之錢也因再撈漉見錢甚多用魚籃受之歸則又往或尾其後漫曰螺廹視皆錢遂爭取之錢盡見錮衆爭不

捨遂碎有買其碎錭礲為硯者極古質信古物也錢俱開元文後康熙壬寅年河干錢復見民爭取之立盡

張旭原金度康熙間以孝廉任邠州知州有惠政揭聯於室中曰富貴功名須要自然而至者仁義道德貴在勉強而行之

池州府

東流與彭澤接壤相傳淵明種菊於此有菊所故

縣曰菊邑江曰菊江

威烈江將軍子五居至德鎮梁太清時侯景兵自采石渡江子五欲至歷陽邀其歸路朱异以為不可及景逼臺城又以中旨促之使戰子五與其二兄子一子四直砍賊壘殺數百人後隊不繼賊以戈擊其兄解左體子五呼曰與兄俱出何忍獨返遂皆奮戰而死

孫晃於天禧間知蘇州府甫及朞即大書廳曰人

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西河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乃拂衣去隱池之九華山

乾道中池州竹生穗實饑民爭食之知州魯訔繪瑞竹圖以上章服奏疏劾訔曰物反常則為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為瑞是罔上也况飢民有食糟糠者有食草

根木皮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是為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沓牧民顧使民至此猶以為瑞而獻之上乎邪佞成風漸不可長也沓用免官

諸大道嘉定間孝子父令青陽死即葬百丈潭大道築廬守墓洪武初廬猶存開平王常遇春追趙普勝過此題詩曰赤汗戰征袍誰如隱迹高孝子今何在芳名百代標

姚鏷謹厚樂施子族黨多貸其金者鏷老取逋券

悉付諸火語子孫曰毋遺此以累汝輩他日或以財賄致傷戚黨式好之情損德實多矣

丁惟寅旦文恪紹軾之父持躬勵學嘗以二語自省曰纔仆即須硬掙立起有過即須暴白不瞞

萬財傭工也代人樵汲積數十金見西關舊河無津梁盡出其貲造木橋二十餘丈從此往來如坦途今橋址猶存

吳穉明世爕遭賊亂負父出走賊欲斫父世爕求

釋詭云願為向導搜四鄰賊許之遂釋其父世爕
計父去遠乃厲聲叱賊曰生已之父而殺人之父
非仁全已之孝而毁人之孝非義頸可斷向導不
可為也賊怒殺之
柳南池世恩家世為石埭匠氏業塗塈至世恩習
書為縣吏然家貧不廢故業後授濟陽典史查盤
兖州歷陞淇縣縣丞俱廉潔有政績歸老後麥飯
不給仍以塗塈佐之人呼為匠而已後有兖州舊

令賴世恩得白宪者晚年持多金訪至其家報謝世恩力却之曰白宪公也報謝私也了公事不受私謝也

太平府

李白死采石有二孫女一歸陳雲一歸劉勸元和中觀察范傳正訪得之召問所由答曰父伯禽不祿有兄一人出遊不返僶於農夫救死而已傳正勸二女另適士族曰不可孤窮委身仗威改節非

所願也范深重其言

洪武中當塗縣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究其由申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容貸與其存犯法之父曷若全無辜之男詔可

繁昌田夫夏廷美一日聽張甑山講學謂為學者學為人也為人須學為真人不可為假人夏憮然

曰吾平日為人得毋未真耶從此學問有得每曰天理人欲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

吳純所一驥萬歷間為湖州府同知適有柄臣家悍僕辱縣尉尉不敢訴一驥執而笞之僚屬為之危一驥曰以天子命吏撻宰相家奴何懼為

胡季瀛守太平日慕蕪湖蕭尺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胡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於案牘中

入蕭名攝之至即送入樓令曰畫壁圖成當開釋
尺木生萬歷間至是巳年七十餘方臥病不得已
為畫匡廬峨眉泰岱衡岳四大名山圖凡七日而
就遂絶筆今登斯樓者嘆賞不置畫與樓俱傳矣
其事與沈周絶相類
江南初入版圖時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
受辱衣服上下縫紉周密其夫訪而贖之不許婦
悲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窸窣有聲則婦尸在

焉以篙逐之次日泊舟尸復至乃舁而棄之岸月餘裨將坐船頭納涼忽大呌曰婦又至矣翻身落水而死

楊轂汝順治間以中書奉差偏沅歸垂槖蕭然客問之則曰奉母者武昌之魚贈客者衡山之雲

廬州府

無為州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消息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包侍郎令儀孝肅拯父也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刊石立於堂東壁

包孝肅拯子繶為潭州通判卒遂無嗣先是孝肅有出媵生子育於外繶婦崔素撫其母使謹視之及繶死乃取之歸名曰綖人傳包無後不知實有嫡嗣在也

米元章芾知本軍在郡時蝗不入境鄰縣移文咎

芇謂驅蝗入彼芇判其尾云蝗蟲本是天災非干人事擠排敝司既能遣去貴縣何不發來人傳為風流名語云

吳橫溪尊侍郎光義之祖也嘗以形家言卜得生壙族屬復有以形家言奪之者尊曰以一塊土為爭端而薄宗族吾何忍焉遂棄之子守溪廷弼當光義令仁和時或言以茂宰父何不一覽西泠之勝廷弼曰吾為子之事未畢敢言為父之樂乎以

尊猶未安窀穸耳負土事竣始一往視見光義貌少瘁正色曰精神用在一處自無不足汝我一人子而仁和萬人父也汝不負為萬人父即不愧我子矣

楊宗父重三自廬渡江從明太祖立功授成都中衛指揮同知宗當世官乃讓與弟龔偕弟至蜀為別業以居與賢士大夫遊一日子入市得金告宗宗曰汝得而喜彼失而憂矣命往侯失金者驗實

還之

成化間廬郡火灾連焚數百餘家至朱震所居火忽飛越而過仍復蔓延震屋巋然獨存震素孝義太守朱鏞深為慰奬士大夫賀之有孝行格天天監德當年飛火過鄰家之句

張襟海繼道孝友篤學萬歷間長子克俊宦秦中次子克佳為青州司理每誡之曰與其使人畏不若使人愛又曰莫信喜時情莫縱怒時刑臨終賦

詩有温飽原非今日計溺饑獨抱古人憂之句無
為人至今誦之
翟道人從吳少司馬光義自陜西來無為寓西城
外謝家莊者二年司馬嘗語道人汝當何時死曰
欲死則死早晚隨意耳崇禎時遊燕西山司馬在
朝遣使迎之荅曰我不來當即有書來越旬日司
馬騶從出正陽門忽小僮投一札自輿中開緘視
之惟知足不辱四字司馬乃掛冠歸

姥山在焦湖中一峯卓立萬頃茫然崇禎時郡守嚴爾珪建浮圖於其上所費不貲惑於諺所云姥山尖一尖廬州出狀元也方成四級而嚴去有一老儒過其下語人曰此為廬之刧殺方浮圖如植劍槊自此將刀兵四起未幾流寇突江北和含廬江舒巢俱陷郡幾不保老儒之言驗矣

李先萘廬之諸生也崇禎時寇逼郡城時合肥令為西江熊文舉誓與城為存亡先萘進曰公無慮

寇寇不足下也文舉曰生即能策戰守顧餉安在無以給之且憂内亂先綦曰某家有粟千鍾可支旬日於是畫計分門固守廬之險在東西門文舉自守西以東城委先綦綦至申明約束時出酒食以餉守者士益感激賊往來窺瞰知西門不可撼則轉而之東晝日夜攻擊先綦率死士衝之斬殺無算賊憤以火攻烈焰漲天文舉按劍東望益憂懼而先綦從容談笑令取土一筐者賞錢百土壘

火息城守如故賊稍稍引去先蓁潛出尾其後斬
級無算文舉額手曰天乎微李生闔邑無遺類矣
賊退上功幕府於是先蓁之名震江南北卒以諸
生不及格奬慰而已未幾文舉去賊復至先蓁守
東城如曩時有幕府兵從南來者散漫無紀律南
城邏者疑為賊殲之郡邑懼幕府詰之也遂以先
蓁擅殺聞下獄論斬會城陷乃免不知所終
孫日龍為里老有鄰婦以貧鬻身外郡幾誤墮平

康矣日龍白於官捐金贖歸為之擇配又年祲貸
官糧四百石以賑空乏人稱善士
吳光義筮仕浙之仁和令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有
叩其概者輒撫心稱負國恩終無所述始為令時
肆應立斷與吳江令劉夢胥秀水令朱上愚稱東
南三令尋轉主事理山海關故事出關者必受繻
於關以防間諜杜奸謀法至重也然或流離轉徙
致亡其繻及久客貧質其繻者予錢家常蓄萬繻

偶不測則質者畢生無復首丘矣光義曰夫獨無父母妻子墳墓乎吾違我母幾何日起居時聞而不勝北山之感何忍見此繻即不可問年貌籍里之在冊者可考惟精心核之耳因以意榜示二十八衛遠者自海上諸島與爲之期至期躬涖其事凡一月得生還者數萬人沿途皆爲位而祠之至令闗門頌其事後巡撫河南解任歸流賊犯濡須人心洶亂皆謀跳而保他所城且空矣家人以告

徐謂之曰毋以汝累我亦無以我累汝各為所為可也夜秉燭坐堂上儼然若神家人又以告則熟視叱之曰吾已與汝曹決何復溷乃公於是捐貲募士以倡城守賊探知有備且內應不通遂去

鄉民李善事繼母丁極孝樵採易米竭力以供膳母癰三次割股以療之及歿哀毀盡禮人以孝事繼母為尤難也

趙覲乙肥邑推為博學嘗榜其齋柱云立心行善

非求福教子知書不為名

崇禎末寇集柘皋㢑生丁遵道父被執將殺遵道號呼震地解衣求以身代賊憫其孝父子俱免時有儒童王伯和亦將被殺呼先生救我賊詢先生為誰曰即適所蒙放丁先生也賊釋之

舒城史家囥史姓聚族居焉有史氏女歸胡福年二十三福死夫黨欲奪其志史服男子服徒步三十里歸母家產遺腹子仕祥後仕祥事母孝冬夜

臥必先温母被有司旌之當仕祥少時有老人過門索茶因備雞黍食之且留宿明日老人去謂仕祥曰汝母竒節汝又孝汝母百年後當以我席下地葬之又曰汝母勤織絍所積金藏之笥中勿輕發葬時須用也言畢不知所之未幾史族構訟更回祿廬舍為榛莽史年九十七卒仕祥謀葬母老人所指席下地而史族子姓不從仕祥憶老人言以笥中所藏金與之遂得窆自後家日起四傳至

守恒崇禎戊辰進士以編修殉國難謚文節守恒子永亨康熙庚戌進士雷廉巡道其餘子弟多顯者舒人每樂道其事為節孝之報以史家罔為胡氏發祥之地云

吳開允以順治六年知福建建寧府下車時賊初平有前明都憲張養素富累巨萬有司利其財誣為通賊總戎發兵繫其男女百餘口狼藉道路制府陳錦撫軍張學聖檄開允訊其獄開允即詰總

戍索囚軍中有譁聲開允厲色曰兩臺檄本府訊獄爰書未定張氏男女可留軍中乎如不盡發某即以印檄繳總戎馳白制撫耳總戎聳然付之既至置諸府儀門外廡立取民間保媪諭守之雞鳴會三廳二縣焚誓告神質於城隍廟有司仍附耳以利動謂加極刑於其嬌稺則誣服矣笑而應之就神前立白其寃馳牘上制撫日尚未晡也悉縱遣之制撫咸曰治獄如建寧守七閩不難治也開

允樸質寡言笑重然諾飲啖兼數人望而知其為長者

傅堯黎時雍謹言行篤氣誼一友人病垂亡酷暑急謀喪具時雍即呼匠到家代為治之其妻曰今日為兒製學中吉服而雜以凶器恐不祥時雍笑曰吉凶數也何害

土橋鎮丐者不知何許人時曳竹持筐丐於市叩其姓名笑不答有客寄囊金於市儈儈受而潛置

卧内其妻曝所藉草不知有金也久之客索所寄囊儈索諸婦婦覔不得窘且投河一市皆閧丐聞趨至曰我於路上草中得之者奈何若而婦也取囊付儈封識如初客願分半與之丐銖兩不受後不知所終

鳳陽府

連庶為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甓為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之王府

非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型也壘因是得存

呂夷簡四子公弼公著公爽公孺皆頴異夷簡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呂公著當父夷簡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弊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甚異既去問書鋪知是呂廷評乃始驚嘆

明高帝自金陵幸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曰我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對曰久苦兵爭莫或寧宇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寧勞主上垂念帝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

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宜教導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皆懽醉而去翌日帝謂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畝耳又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我去鄉里十餘年今乃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向時良可感也越日將還金陵謁辭陵召汪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故愛厚者惟

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公等善為守視仍賜英文綺帛米粟又蠲鄉縣租賦父老皆懽悅再拜曰感主上恩德無以報也洪武十六年八月遣中官張林取鳳陽親鄰二十家赴京既至衣服藍縷不能朝見命尚衣監每人與衣帶靴帽次日早朝罷張林引入謹身殿朝見帝謂曰朕與諸父老別久不得叙布衣故舊之情矣命於奉天殿左廡下筵宴光祿寺奏二十家筵宴訖桌席無處收上命禮

部每人與黄龍袱包去免謝恩送會同館安歇次日朝罷又召二十家入見擕覽宫殿朝見皇后后命每人與蘇木胡椒各一斤路費鈔五十貫帝賜宴亦人給鈔五十貫謝恩畢帝親送出西長安門叩辭馳驛還嗣給事中徐日新傳旨鳳陽親鄰老者道途遥遠江河雨雪往返為艱今後不必來在家每逢時節炷香祝天地教子孫讀書遵奉鄉飲酒禮東魯山西魯山馬鞍山萬歲山聽其鞍馬出

入行鷹放犬採獵打圍可也

黄仲玉璲景泰間訓導昌邑邑濵海樸陋璲加意作新士風丰變有昏惰欲求退者璲曰人才豈專於地産學業豈限於天資少保忠宣黄公爾地人也乃當代名臣爾何不以鄉先哲為標準而甘自棄耶璲本上海人而徙定遠兩地稱之曰我黄先生云

隗士騏明季遊京師一日偶與大璫弈璫忽忖曰

昨有朝士詬予予思暗擊之隗不應方對弈間瑺又曰予以砲暗擊汝士汝將若何隗曰公躬近至尊彰癉為天下懲勸所擊士可擊則擊之何以暗為瑺笑而解砲與士皆象戲子也後朝士聞為壽春隗生也以百金謝固辭云

臨淮諸生宋吉士喪妻人勸其再娶則曰予聞之曾子高宗以後妻而殺孝已吉甫以後妻而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及吉甫故不更娶也

何大敬欽世業醫至欽益邃其術遠邇求脉視者不可勝計學者請教則曰醫在通經學古而已汝欲究吾術盍先讀易以察時變讀禹貢以識九州山川風氣然後博極方書歸約於内經可耳

明末鳳陽司李南昌萬仲實丁母憂將去卧疾未行而流寇突至鳳故無城逼署索理官甚急仲實子元亨遽衣父衣出大呼曰我官也大罵賊賊怒斫數十刃死賊乃去仲實得免陳弘緒為著萬孝

子傳

劉吏部公戢體仁在鳳陽與其友蘇銘孝康往龍興寺與某禪師叩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銘夢體仁來微笑吟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潁州府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朝以叅知政事知亳州子綜為西京倅來省億問西京疑獄綜方思之未對億

大詬曰女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憶細務不舉可知欲杖之賓客力解乃已

王淡父尚循遊南雍折節讀書題其楹曰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

李琮極孝母死葬潁城東清河北渚嘗夏水泛漲李憂塋之蕩於水也没水插竹識之比水落隨竹漩成窩勢堪輿家謂金盆荷葉形也環塋皆李指

揮地指揮思破其龍脈掊地為漏澤園以埋諸無主之骨堪輿家又謂衆星拱月形也其後子孫科第相繼癸登成化丁未榜增登嘉靖乙未榜貞登隆慶辛未榜人咸以為李氏世孝所致云

王道增登萬歷庚辰第遜西安推官方巡查漢中丁母喪即索馬夜行有五虎阻於道道增大哭虎遁去宿許州西店盜以為商也匿店中伺便行劫心動搜獲置之法後入臺陞寧夏河東道多著邊

功楊應龍反詔李化龍統兵平之時道增為方伯主兵餉餘丁十萬有欲以之充别項者道增不肯私時論重之先是道增在臺以劾大璫得罪出為楚臬藩時適李卓吾贄為僧於龍潭横口詆訶黄鼓末學從遊甚衆道增為文聲其罪而逐之侃侃正論深中流弊贄不能難

州之明清里老儒丁廣任保州教授郡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耽酒色會有道人過郡

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之可以飽嗜慾而康强無疾然後飛昇度世守貳館之以先生之禮選日剏丹竈依法煉四十九日乃成成時神光屬天置酒大合樂相慶然後敢嘗廣聞之裁書以獻願乞刀圭養病身道人以其骨凡不肯與守貳憐之為請僅與半粒廣欣感服之不數日守貳皆疽發於背相繼殂道人宵遁廣腰間亦生毒皇急取地漿飲之得愈明年考滿改秩歸汝頻疾復作又治如

前稍痊偶覺熱躁澡身水入創口遂致不起金石之毒有如此

張實素講性命之學有羽客嚴碧虛來與之遊博洽變幻謂實曰吾有黄白術非人莫授願以授公實辭以儒者無事於此碧虛臨去留一方藥一粒棄笥中十年一日有友劉訪曰嚴藥曾試否實曰黄冠多誤妄何試為劉請辦藥具試之每藥一分鎔銅十兩須臾成良金劉鼓掌大噱深為嘆異而

實絶口未嘗及也生平孝友文行遠近無間言後以明經授遼陽斷事

卜宣博學有大志需次貢北雍惆副薦者謝節貧邁願讓焉督學不可宣固請曰謝生家貧親老及時引養殆不可緩督學乃許之仍給宣貢例銀兩宣曰願以佐謝甘旨也督學益嘉其品後仕南部令以除巨寇忤上官意掛冠歸隱

任翼宸父偉遇寇矢中腰甚危翼宸每當父敷藥

必口呷患處旬餘創始愈人咸目為孝子
王敷政性至孝遭喪廬墓三年足不踰閾服闋將
歸遍謁墓鄰飯於高姓家而雷雨大作遶戶震霆
敷政方敬懼避席而雷從其座下穿屋穴出數里
之閒村舍盡毀惟高氏家獨全頌人盛傳雷避孝
子
邑生康衢貧介有志節闢室宅後讀書有鄰女薄
暮投康康叱之曰汝何等人家乃忽至此不速去

我將大呼女慚而退自是不處斯室又金姓者臨
歿以八百金付康康力辭某貧無復須此恐為鄉
閭所議竟却之
流賊掠趙天錫家有僕趙勤者匿主於柴垜中而
身撼賊賊榜掠無所不至且以鎗刺勤腹詰以主
所在勤至死不吐露賊去主獲免勤亦甦活衆旌
其義焉
潁州鎮撫舍人鹿剛生子鸎雄健多力運刀重六

十斤怒激氣發筋露髮豎骨節有聲身長目微斜左手最捷與人撲多以左勝嘗擲都司門前石獅子於井數十人取之不起鸎雙手引出之與劉鳳為友鳳謹厚韜晦不以力加人鸎毆人鳳每解之一日毆人鳳諭不應鳳掣其肘及歸覘肘上五指印皆青色鳳之力更異甚也鸎後以殺流賊功朝議授錦衣百户世襲而適鸎踢死邨媪官司求之急其兄恐禍及族也醉而溺諸河遂死命下莫敢

應事遂寢鸜後顯靈山中今土人所祀鹿將軍廟猶赫云

徐惟適揆方讀書强記人有遺忘者質之即指曰在某書某册某頁中百無一爽書桃符於門云上天特命為寒士小子惟思學古人須守見而奇之停驂造訪徐踰垣而逃

王夢瑾質自永樂間登朝出為外藩入居内輔勞勩四朝無纎毫過失自奉不異布衣時每食蔬菜

終身不厭時號為青菜王

薛考功蕙嘗曰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小人妄意神道為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為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為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嘉靖閒魏閹肆横郡縣悉為建生祠往往由膠庠

中具請後行亳一二宵人議及此高第生周迓衡太和執不可曰士獻一日之媚即犯千秋之議奈何而不慎事遂已故亳獨無魏祠

皇極教倡自河南亳民惑之者甚衆順治十四年知縣陳大綸及生員范文炯王邦翰等設法擒勦始除

甯獻賢掄子世簪康熙間授翰林編修每訓之曰違心之事一件不可行傷心之言一句不可說

康熙間亳州有女子本北人幼隨父母避仇來亳賣腐十餘年積貲二百金女長有色鄰里欲聘之父母計親戚墳墓咸在北且日久仇盡盍北歸嫁女乃僦裝雇二驢與母女乘而父徒行以從纔二十里見弓刀兩騎來突挾女上馬疾馳不顧父母追奔數里哀號乞女騎弗許父母曰吾有五十金願貢贖女又弗許三請罄其二百金騎取金仍挾女去父母號呼不捨騎拔刀並殺之復行數十里

女見道旁有井佯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器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汲器女伺守者少怠躍入井中守者猝無計取汲器者至乃以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縋繩引救女之人井上者方鞠躬下視垂首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并墜井女乃跨其馬奔高樓家訴其故邨人齊赴視井果有二人其一折頸死矣衆引其一出女

拔刀斷其首槖金咸在報之州守守為驗實大奇之曰汝父母盡殁隻身歸北誰與汝主者吾嫁汝可乎女頓首泣謝乃迎入署擇所拔諸生某厚奩以嫁之

亳州女子王四姐幼許字李範同之子殿機範同為叛案牽連母張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校尉革退賣身鑲紅旗厄爾庫為奴與王氏家久不相聞問王氏叔與兄逼為改

嫁王知夫尚存之死不從康熙二十八年年三十
四匍匐至京流離顛沛瀕死者數矣乃遇殿機於
厄爾庫家已配婦蕭厄爾庫重王節義願不取身
價許斷出殿機并蕭氏與四姐同歸經巡城御史
阿爾賽
題請下部議聽與王氏完聚
司珝居苗家集雍正十年已一百四歲筋力强健
間或荷鉏秉耒子文衡七十四孫連勲四十七曾

孫林三十玄孫成十歲五世一堂洵

聖朝人瑞也

滁州

羅畸元祐間為滁州法曹或曰滁貧陋如之何畸曰此歐陽修醉鄉也香泉萬斛以為供給白雲千頃以為職田何謂貧陋耶

趙相本衛所百户以鄉薦除寶慶府推官清介不名一錢凡有所餽輒謝却曰餘以遺之可也問何

遺曰吾以其餘遺我子孫耳

潘熙仲運皡五歲甫讀書父問兒何志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康熙間授舍人有文名

和州

胡景濂澄天順間歷縣令州倅生平清慎好學嘗訓諸子曰吾為吏十三載不敢有毫末私懼不類於先人也汝輩其體之有書數櫃作藏書記以授子曰是足以遺汝矣令世世業此者守之

張叔宣內江人嘉靖間任和州守存心撫字民有訟於庭者每和顏諭之曰吾見人多為訟破蕩家產爾等姑自忍可亟歸各務生理也嘗單車出見邨婦夥行拾田間菜下車慰問持一束歸作羹召諸僚飲之命廪過客亦不得重肉曰吾不忍剝民以悅人

張不二秉純為含山諸生有才氣李自成陷京都秉純衣冠北向號泣拜遂絶粒或勸之曰分在草

莽死無益也秉純笑曰自古忠臣義士捐軀殉國
有益者曾幾人不過自盡其心耳遂餓以死
崇禎時流賊破和州州人死於賊者無算而魯氏
族姓為鉅夥死最烈魯孺發作魯氏義烈傳劉城
書魯氏義烈傳後云崇禎乙亥和人一夕而死於
賊者二十萬吾友魯子孺發之族姓蓋數百人焉
孺發述其尤者為魯氏義烈傳予讀而傷之若國
俊一璠一惠及一惠子可為者孺發之所怵於心

而不忍忘者也國俊嘗授上海訓導時年七十餘事繼母劉氏九十餘以孝稱賊警至泣拜牀下請負母以逃母曰吾耄矣何逃也汝年餘七十且嘗為儒官宜與城俱存亡也國俊整襟侍母不離左右城陷母子皆遇害白髮殘骸抱挈不可復解一璠為崇禎初拔貢士居恒吟諷自適城陷時猶誦康節擊壤集從容率其子若女及孀嫂妾媵輩二十餘人赴水死其遺孤人駒十歲孺發先攜之白

下僅免賊退出其尸勃勃如生一惠當城陷角巾儒服趨立城東池水中賊見之曰官也一惠怒曰官可賊犯耶賊曰倔强老子也投以巨石一惠即没水不起子可為守陴被執終不肯發一聲而死嗚呼此其孝烈豈非經明行修殺身成仁而志不可奪者哉諸子於孺發為諸父凡行不可不使聞於當代以孺發之才行將有以自見也孺發其勉諸

蔣銘性耿介孝弟其子已與賔興遂以世業百畝盡讓與弟謂子曰汝進用有日矣務竭忠以報國可勿謂囊槖計也

和州張純孝詩畫皆超絶康熙間在京師偶與友人談華山之勝晨起即襆被往遊其髙曠如此弟張重四十不娶亦有詩名

廣德州

李于來徽儀萬歷間為御史適中貴傳㫖經營臺

榭煩費不貲徽儀抗顔曰今上富有四海即以中
民十家產奉清宴歡亦何不可然以一家計之必
先飭治所居為子納婦然後以其餘及耳目玩令
所急應不在是中貴諸人舌撟不下徽儀曰但奏
御史李某云云可也語傳禁中遂報罷時三殿未
建諸王未婚故語及之
夏節之元和以通判榷關臨清嘗榜廳事後云摘
蔬尋别味種竹映虚心竟以潔巳盡瘁卒官

六安州

何叔度子尚之義熙末選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叔度所叔度問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親舊無復相窺者矣時服其言之明達

焦煥建炎間赴試京師旅中主舍婦失一金鐶爲

其僕所獲既行數日方告煥煥遽返而還之或以試迫告煥曰此婦失物必疑其左右捶楚急則赴水投繯勢必有之吾忍以一第誤一命哉既還入京已過試期而以場屋災仍得入試舉第一諺曰不因場屋火怎得狀元焦亦奇矣或作焦竑事同

元至元間知州王大有當春時詣宣聖廟聞羣蛙鼓沸意謂清廟不宜有此或曰以某草灰布之中毒自斃或又謂網罟可殲大有曰獨何忍傷其生

乎使學正祝於土神翌日寂然從此遂無蛙

郭濟川淵汾陽裔也明初天下作定民以占民籍輒為吏撓有為丞相奴者則吏不敢侮因欲相率為丞相奴淵阻之曰民雖賤王民也奴雖貴人奴也使世世世為人奴與王民孰愈民愧而止後官樹良吏吏務休息民而奴困絀民因偕來謝曰微君幾不免矣

金理源天爵嗜學孝友愛兄子逾已子而督率甚

嚴每曰姪也孤愛之不當僅若巳子然使姑息不令有成即愛姪反不若愛子矣

崇正末張獻忠攻陷六安屠民隳城去時總兵王憲頓兵安豐塘下三日不進萬命以傾明年憲道經安豐頓兵處暴雷震死

鄧夫人總戎黃鼎妻賢而有才略流寇躪六安鄧禦之於白湖灣殲其帥閣部史可法旌之曰瞿茀

龍韜

泗州

後漢桓礹沛國龍亢人避亂揚州居從事屋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

歐陽觀修父也咸平間為泗推官讞死獄每徬徨求其生夫人詰之則曰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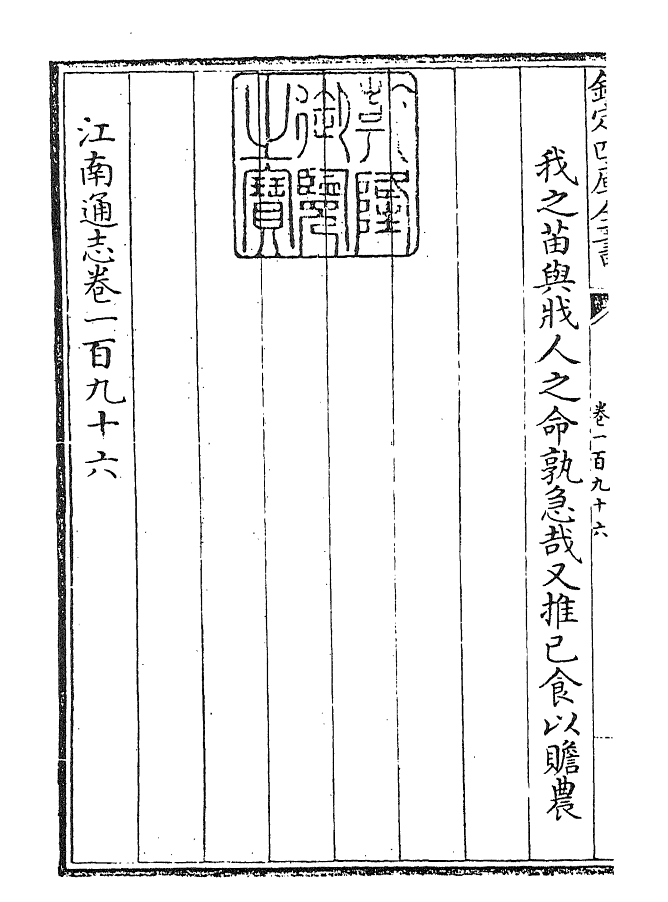
吳師禮錢塘人曾知天長縣後擢司諫工翰墨徽
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
臣不敢以末伎對
戚翰川杰少聘花氏女未婚而瞽戚年十八登進
士擢吏部主事婦家請易婚戚曰夫婦倫也病廢
命也吾若不娶彼將安歸遂執不易
盱眙馮慕岡應京官楚僉事時楚民困鑛税馮下
車即約束縣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

金四千餘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令以無鑛報而民少蘇

徐中白文炯知沁水縣歸訓子弟力學署堂聯云世間有幾許名門皆因積徳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

崇仁也成己讀書好施家遂匱有田一區傍湖干適大旱湖竭惟成己之田有塘瀦水猶没肩令遠近汲取弗禁佃請曰君行義如吾農何成己曰稿

我之苗與戕人之命孰急哉又推己食以贍農



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